



老家的杏树

□ 赵玮玮



我们连声谢谢都来不及说就吞入口中，那酸酸甜甜的味道足够我们回味整整一个夏天……

直到现在，我也不知道父亲是从哪里找来的杏树苗，是在母亲让我去屋后叫父亲吃早饭时，我才看到父亲在地头种下三棵树苗。树苗很小，比筷子略粗一点，和我的个子差不多高，当父亲告诉我这是三棵杏树时，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，一句接一句地向父亲询问它们也能长成邻居大妈家的那么大吗？它们什么时候能开花？什么时候会结果？

“桃三杏四梨五”。父亲说得轻描淡写，我等得心急火燎。从那以后，我天天都会跑到地头去看它们，但它们好像停止了生长一样，还是那样细，丝毫不见长高，我一度怀疑父亲是不是搞错了，他种在地头的那三根细木棍到底是不是杏树。

它的纹丝不动让我的满腔热望慢慢变得冷却。直到它那一树粉粉嫩嫩、含苞待放的花蕾点满枝头才又一次唤醒我沉寂已久的热情。我兴奋地告诉父母杏树要开花了，然而他们一点也没觉得意外，只是简单地说：“时候到了自然就开了。”

杏花开得很漂亮，由于杏树没有被修剪过，所以每一个枝干都得到努力生长的机会，虽然没能长成参天大树，但旁支斜出，却也蓬蓬勃勃，远远看去，绽放的杏花像一簇簇游移在天边的云霞。不待花瓣落尽，毛茸茸的、豆粒大小的青杏就急不可耐地挂满了枝头，这时候杏树的叶子才开始舒展，像是一种保护，遮掩将一颗颗莹莹如玉的青

杏隐藏起来。

我又回到了天天去树下看望它们的那个热切状态，在三棵杏树间来回穿梭。站在树下，踮着脚尖，拨开树叶，一个一个看，一个一个数，但它们像天上的星星，像山上的羊群，任凭我怎么努力，最终还是数不清楚。很多时候我都会忍不住偷偷摘一个放进嘴里，然后在又苦又涩中急忙把它们吐在地上，慢慢地酸味代替了苦，一口咬下去，口水便止不住地往外流，牙齿也能酸倒好几颗，应该就在那个时候我嘴里的酸水和杏之间达成了同频共振的协议，形成不可抗拒的条件反射。再后来酸中有了淡淡的甜，这时我会把尚未变硬的杏核抠出来玩，揉揉捏捏中会好奇地把白色杏核里的那一包浓水挤破，想看看里面究竟包裹着什么。不知听谁说把这种杏核放在耳朵里就能孵出一只小鸡，为此我曾一度执着。随着青色逐渐被一袭橙黄染尽，甜丝丝的味道不言而喻，躲开了树叶的遮掩，杏彻底明目张胆变成了一树诱惑。

栽在地头的杏树下面就是一条马路，来来往往的行人离老远就能看见这鲜艳的果实。邻里亲朋自是少不了了一份分享，就连过路的行人有时也会走到树下摘上几颗。有人向父母提议，这么甜这么多的杏，不如费心看护一番，到时候摘了去卖，就是一斤一块也能卖个三五百块。但父母一次也没卖过，他们不是不爱钱，只是觉得杏本来就是季节性的东西，又那么显眼地长在枝头，谁看见了都想摘个尝尝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所以面对走到门上的人，他们始终都没

有开口说出一个“不”字。

杏树的开花结果给我家带来很大的人气，一到夏天，人们就会三五成群地去树下摘杏，有的还客气一下，进门招呼一声，有的人简单明了，直奔树下，时间长了，就有人开玩笑说你家的杏树姓公，谁都可以摘来吃。有几次，几个小孩中午不睡觉，背着家人偷偷跑到房后摘杏，结果爬到树上下不来了，吓得一通乱哭，母亲听闻，走到树下把他们一一接下，又给他们摘了一些杏，直到多年以后，他们见了母亲还会说上一句“你们家的杏真甜”。

今年春天，我和父亲回了一趟老家，不由自主地又到房后的杏树下去看了看。杏花刚刚凋零，洁白的花瓣落在雨后的春泥里，像生锈的银片，锈迹斑斑，原本蓬蓬勃勃的枝干有多处被折断，虽然它们还在努力舒展着叶芽，但终归只剩骨断皮连的一口残喘。

“现在还有人来摘杏吗？”我看着折断的枝干问父亲。

“多半个村都没人了，谁还会来摘。”父亲知道我心里的疑惑，他走到那些断裂的枝干面前，干脆用双手使劲把它们拉拽了下来，接着说：“这些树枝是被风刮断的。”又是一年杏儿黄，不见树下偷杏郎，手机里一个短视频的画面不禁跃然眼前，只一句简简单单的文案就抹去了昔日孩童偷杏的顽皮，给站在树下的人带去了些许惆怅。

树上的杏黄了一年又一年，只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不再抬头仰望……

七月杏黄时

□ 朱东艳



妈妈是个哑巴，我从小便知道。她不会说话，只会“啊啊”地叫，有时急了，便用手比划，那手指粗短，关节突出，像是老树的根。

记得那是7月的一个早晨，天色微明，妈妈便推醒了我。她指着门外，又指指篮子，我明白是要去摘杏。离我们村十几里叫石板庙的小山村，山坡上到处是野杏树，年年结得极好，只是路远，平日里少有人去。

妈妈走在前面，背影瘦小，却极稳当。山路崎岖，她不时回头看我，眼睛亮亮的，像是含着什么话。我想她若会说话，此刻必是絮絮叨叨地叮嘱我小心脚下吧。

杏树生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，树干粗粝，树皮皲裂。那时杏儿正黄，累累地压弯了枝头，在晨光里泛着蜜一样的光。妈妈放下篮子，拍拍树干，又指指我，咧嘴笑了。我疑心那树是认人的，妈妈年年都来，它便年年结得好果子给她。

妈妈爬树极利索，三下两下便攀上了高枝。她摘了杏，并不扔下，而是含在嘴里，腾出手来攀住树枝，再小心地溜下来，将杏儿吐在掌心，擦干净了递给我。第一个总是给我吃的。

杏儿真甜，汁水顺着嘴角流下。妈妈看我吃得欢，便“啊啊”地笑，又去摘更

多的杏。她上上下下，动作渐渐慢了下来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却不肯停歇。我坐在树下吃杏，看她在树影间穿梭，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，斑斑点点地落在她身上，竟像是她自己在发光一般。

篮子将满时，妈妈从最高的枝头发现了一簇特别大的杏。她指给我看，眼睛亮得惊人。那树枝极细，在山风里颤颤巍巍地摇晃。我“啊啊”地叫她下来，她却摇摇头，又往上攀去。

树枝“咔嚓”一声断了。

妈妈摔下来时是抱着那枝杏的。她躺在草丛里，好一会儿不动，我吓得哭起来，摇她的胳膊。她这才慢慢睁开眼，看看怀里的杏枝，竟笑了，挑了一个最黄的擦干净塞进我嘴里。

回家路上，她跛着脚，却执意提着满篮的杏。我跟在后面，嘴里还留着那个杏的甜味，混着一点咸——那大约是我眼泪的味道。

如今30多年过去，石板庙山坡上的杏树比以前更多了，每当到了7月份，山坡被杏儿点缀得金黄金黄的，妈妈已去世多年。只是每到杏黄时，我总会想起那个早晨，想起她在树上的样子，阳光穿过树叶，斑斑点点地落在她身上，仿佛她自己在发光一般。

杏儿还是年年黄，只是再也没有那么甜的了……

诺言

□ 张家不器



为什么我曾对你许下的诺言
难以忘怀？包括你微挑了眉毛，和一个眼神
哪怕是在寂寞的边缘



我一次次写下你的名字，用指尖跳跃的火，
写成月光下的影子
在失望和等待中兑现着无法兑现的明天



只好用孤独
谨守着内心丝绸般的光亮
触摸星空，才知道星空是横亘在心中的那堵墙



我是星空中那颗有棱有角的星，无论如何延展，
都在和你平行
无论生命如何绽放，波光如何因你而摇曳，
又如何为天空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



只要闪烁，晶莹剔透里隐隐的花光流动
总是伤感



看着那株梧桐树发呆，期盼着星空沉落，
神情中充满了悲哀的沉落



如果星空真得沉落，我也随你一起沉落
一个叫天玑，一个叫摇光
从此不管
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